



文史哲学学术文丛  
WENSHIZHIXUESHIWENCONG

ZHONGGUWENSHITANWEI

# 中古文史探微

石云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WENSHITANWEI

# 中古文史探微

石云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古文史探微/石云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39 - 3307 - 3

I. 中… II. 石… III. 文史—中国—中古—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1765 号

中古文史探微

著 者 石云涛

责任编辑 周 岩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http://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307 - 3/G · 678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目 录

|                    |       |
|--------------------|-------|
| 古代幕府制度溯源           | / 1   |
| 两晋南朝中西间海上交通盛衰      | / 16  |
| 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航线的变化    |       |
| ——以使节、商旅、佛僧的行踪为线索  | / 28  |
| 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  | / 42  |
| 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与中西交通的开展  | / 53  |
| 北魏西北丝路的利用          | / 67  |
| 隋代中西交通的开展          | / 81  |
| 隋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述略       | / 94  |
| 唐前期关中灾荒、漕运与高宗、玄宗东幸 | / 106 |
| 唐代幕府辟署制之认识         | / 119 |
| 唐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体制新探   | / 130 |
| 唐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僚佐辟署制度   | / 145 |
| 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 | / 171 |
| 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迁转        | / 192 |
| 唐后期方镇使府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   | / 212 |



|                   |       |
|-------------------|-------|
| 江山与心灵的诗性交融        |       |
| ——李白、杜甫有关长江的诗比较   | / 224 |
| 失路英雄：李白的身世投影      | / 238 |
| 人生坐标的重新定位         |       |
| ——分司东都与白居易仕宦心态的变化 | / 246 |
| 说“麟台”             | / 263 |
| 唐代县尉与诗            | / 267 |
| <br>              |       |
| 后 记               | / 273 |



## 古代幕府制度溯源

幕府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幕府制度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古代幕府起源于何时？历来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幕府可以上溯及夏商之家臣，两周之命士；有人认为起于周之六官六军之吏属；有人以为战国乃幕府之发轫阶段，起源于战国公子之养士；还有人认为汉州郡之僚属乃最早之幕府。<sup>①</sup> 本文想对这一问题略谈浅见。

古代史籍中的“幕府”，从本义与词源上看，是指将军出征的办公处和临时组成的军事指挥机构。“幕府”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在赵失势奔魏，赵用李牧为将，云：“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注解：“将军征行无常处，所在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其训莫为大，云莫府即大府，即以“莫”通“漠”，广大意。《庄子·逍遥游》中有“广莫之野”，即其义。对训莫为大，后人有不同认识。司马贞《史记索引》引崔浩说，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因此司马贞说：“则‘莫’当作‘幕’，字之讹耳。”

《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出征，治军简易，“莫府省约文书籍事”。司马贞《索引》又引大颜注解，云：“凡将军谓之莫府者，盖兵行舍于帷帐，故称（莫）[幕]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司马贞又说：“《小尔雅》训莫为大，非也。”在《李将军列传》中，“莫”和“幕”同时出现。李广为前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卫青欲使故人公孙敖与俱当单于，故徙李广军出东道，李广不乐于接受这一安排，亲自到卫青处推辞，“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单于遁逃，李广军失路后期，卫青使人

① 参看沈昉：《幕府制之检讨》，载《国专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张纯明：《清代的幕制》，载《岭南学报》第九卷第2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郑天庭：《清代的幕府》，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李晚成：《中国幕僚制度考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责广之幕府对簿”。李广说：“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李广自尽。后来大家都同意“莫”通“幕”这一说法，则“莫府”即“幕府”。幕府即将帅的军府，包括将军办公的地方和协统戎务的僚属。其名源于将军征行居止临时办公的帐篷，即通常所谓“帷幄”、“帷幕”、“帷帐”。

以后，把将军办公的地方和协统戎务的僚属统称为幕府，在史籍中常见。唐代藩镇使府曾吸引不少才士入幕，在唐后期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当时人们的议论可以看出古代幕府的特点。元稹起草的《裴谏校尚书部郎中充河阳节度判官制》云：“昔窦宪以元舅出征，大开幕府，以致贤彦。是以铭燕然，备勋籍，用参画也。”<sup>①</sup>李直方《邠州节度使院壁记》云：“自西汉始置幕府，得专辟士。其聘举之盛，与公府署吏王国命官为比。于是有班固、傅毅、崔骃、蔡邕、陈琳、阮瑀之徒出焉。大抵皆巡御封略，经参戎事，居无恒处，秩靡常品，故命曰宾。”<sup>②</sup>这两段话反映了唐人的幕府观念。按照这样的认识，幕府的特点，一是助统帅巡御封略所组成的僚属班子；二是僚佐的任用采用聘举制，这是与公府署吏、王国命官和朝廷铨选相对而言的；三是军事性，即所谓“经参戎事”；四是统帅与僚属的关系是临时性的，是宾主关系，不是职官制度中的上下级关系；五是“秩靡常品”，其幕职非正式国家官吏，与朝廷和地方职事官属不同系统。隋唐时期公卿州郡开府自辟僚属之制被废止，因而不被看做幕府。被视为幕府者常为军事或具有军事性质的府署。

从幕府的军事性这一层意义上看，“幕府”一词虽最早见于汉代文献，而记载之事却早在战国之时，李牧为赵之边将防匈奴在战国后期。但这不是说幕府即起源于战国，作为将军指挥军事行动的机构，其起源当甚早，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战争起源甚早。有战事，必有统帅，统帅一人不能专断独事事躬亲，必有佐戎参谋之士，则幕府兴焉。根据甲骨卜辞的研究，商代已有为数众多的正规军，率领军队的人有王、妇、子、侯、伯、牧、马、射、卫等。当时的战争从性质上看，有的是奴隶主贵族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有的是对外进行掠夺，也有的是防御方国部族的进犯，其军事组织已经相当复杂，战争的规模也相当大，武丁时一次征伐羌的战争曾征集一万三千人<sup>③</sup>。这样的战争应当有相当完备的指挥中心。但是当时统帅的佐戎人员和指挥机构的组成，却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西周的情况，《册府元龟》卷七一六《幕府部·总序》论幕府之起源云：

① 《元稹集》卷四十八，第523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全唐文》卷六一八，第27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 参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77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

《周礼》六官六军并有吏属，大则命于朝廷，次则皆自辟除。春秋诸国有军司马、尉、候之职，而未有幕府之名。战国之际，始谓将帅所治为幕府。

把幕府上溯到《周礼》六官六军的吏属。先看六官之吏属，六官即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等，其吏属据《周礼》记载，据说除冬官系统外，官职总数为三百四十五。但六官之吏属并非所谓佐戎谋议之幕职，除夏官司马外，其余皆非军事性质的职官系统。其夏官系统其实即后世之兵部系统，据《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记载，有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所有这些《周礼》明言乃“政官之属”，皆各级军事长官而非协统戎务之幕职。

再看六军吏属。同书同条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此所言皆军中大小军帅将领，其下又详细记载了将帅之下吏属如司勋、掌固之类员等与职掌。我们不能认为这些都是幕府之职，其中或为各级军将，或为各类执掌具体杂务之下吏。此类吏属皆有具体职掌，与所谓幕职尚有区别。因此我们认为《册府元龟》的作者将六官六军之吏属视为幕职尚可商榷。

《周礼》反映了西周以前的古制，西周及其以前军事统帅应当有参议谋划决策定夺的戎幕组成，这方面略有文献可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九年，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则齐太公以“师”的身份随从武王出征。本来在殷墟卜辞中就有一种称为“师”的职官，西周铭文中，称“师”的职官近八十条。据学者研究，其中有的率领军队，基本上就是军事将领。而齐太公却非如此，周文王遇太公于渭之阳，“载与俱归，立为师”，“要之为文武师”<sup>①</sup>。此次出兵，于周武王是咨询谋议之师。这种“师”就是运筹帷幄之谋士，在性质上就是幕职。《尚书·牧誓》记载，武王率师伐纣，其中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等。这些为出征临时任命的高级军事辅助人员应当具有参与军谋与决策之职权。当时虽无幕府之名，性质上便是后世之所谓幕职。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天官吏属有“幕人”和“掌次”二职，由此我们略可窥见将军帷帐所以称作幕府的原因。关于“幕人”职掌，其云：

<sup>①</sup>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掌帷、幕、幄、帘、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供）其帷、幕、幄、帘、绶。大丧，共帷、幕、帘、绶。三公及卿大夫丧，共其帘。

当有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之事，周王或将军离京出行，幕人负责供应帷、幕、幄、帘、绶。郑玄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陈于上，帷幕皆以布为之。四合像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帷也。”<sup>①</sup>用现在的话来说，帷是在四周张设的布，像墙垣；幕是在帷上张盖的布，帷与幕合起来成室，如同今之帐棚，称为幄；幄是周王或主帅居住的小帐棚，设于帷幕之内。

幕人只是负责供应上述物事，并不负责搭造帐幕。搭造帐幕是掌次的职责。同上书同篇记载：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张事。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帘重案；合诸侯，亦如之。师田，则张幕，设重帘重案。诸侯朝觐会同，则张大次小次，师田则张幕设案。孤卿有邦事，则张幕设案。<sup>②</sup>

所谓“张事”，即搭设帷幕。贾公彦疏云：幕人之“军旅田役即掌次之师田，彼师即此军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这就是说，当有诸如战事发生之类，周王、诸侯或将军出行在外，有幕人和掌次共同完成搭造营帐帷幄之事宜。将军居止和指挥作战的营帐被后人称为帷幄、帷帐、帷幕，将军于中视事运筹，帷幄如同军事府署，自然就产生了“幕府”的观念。幕府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而幕府与幕府观念则早就产生了。

春秋时诸国征战，或出征，或防御，将军有其幕府。《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夫差十四年六月，越王句践伐吴。吴人告败于夫差，“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此幕下即吴王军幕。春秋时国君、主帅在战争中常谋于军吏，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又《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楚交战，“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军吏当幕中僚属之泛称。那么春秋时幕府中的军吏都有什么职名呢？据史料可知其大概。上引《册府元龟》言春秋诸国有军司马、尉、候，其说有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晋侯悼公即位，始

<sup>①</sup> 《周礼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第676页，中华书局，1980年。

<sup>②</sup> 同上。



命百官。云：

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sup>①</sup>

其中便有司马、军尉、候奄。候奄当即候。除此之外，还有卿、御戎、校正、右、司士等。将军又有副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楚城濮之战，晋国作三军，谋元帅，使郤穀将中军，郤溱佐之；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仇为右。又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国伐鲁，晋军救之，使齐人归鲁汶阳之田。于是，“公会晋师于上鄆，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则军中元帅之下又有司空、舆帅、亚旅等。杜预注云：“晋司马、司空皆大夫，舆帅主兵车，候正主斥候，亚旅亦大夫也。”但我们却觉得候正或许为二职，即候、校正。另有监军、军正之职。《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军，司马穰苴有“监军”庄贾，有军正。军正乃军中执法官，或许就是校正。这些可能就是通常所谓军吏。军中还有一重要职官，即卜官。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秦军中有卜徒父筮之，晋侯亦请卜官卜筮。卜官又称史，《左传·哀公九年》记载：“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卜官之筮常常决定军事大计，其地位亦不容忽视。

春秋时幕府体制，虽然史料上缺乏系统完整的记载，我们却可以肯定当时不仅军事性质的幕府确实存在，而且幕府中一些职名已经有文献可征，这些职名已经相当固定。《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写晋军：“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本来舟之侨为右，而当他离开时，则由士会代理。以上诸例虽多取晋军，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邢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则齐军有御戎、右，这是和晋军相同的。当然那时诸国制度互异之处也客观存在，其军事体制和幕府构成可能也不完全统一。将军僚属的选用程序，我们也不太清楚，与后世所谓“大则命于朝廷，次则皆自辟除”也不大同，似乎皆出于朝廷之命。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李牧“以便宜置吏”才成为新鲜事而引人注目。从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参与谋划来看，战争中军事决策机构的形成还有很大的随机性。因此我们认为，春秋时期的将军辅助人员的构成只能看做古代幕府制度的滥觞。

《史记》中“幕府”一词与战国时赵国名将李牧有关，故《册府元龟》说幕

<sup>①</sup>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八，《十三经注疏》，第1923页，中华书局，1980年。

府之名在战国时产生。秦汉时期实行将军统兵出征制，即遇到战事发生时，任命一位或数位大臣为将军，率一路或数路军队出征作战。这种出征制度通行于秦、西汉和东汉三朝，其发端在春秋战国时期。“将军”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战国已经有大将军、上将军、裨将军等号，秦代则已有前、后、左、右将军等称号，可能也承自战国之制。<sup>①</sup>西汉时期，将军统兵出征制在秦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征军的统帅不再仅仅称将军，往往根据需要冠以各种称号，以提高统帅的身份地位或表示担负的任务、进军方向、作战目标、战区范围以及统领的兵种等。各种称号名目繁多，最尊者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统帅之下各路指挥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等，另外就是各种名目的杂号将军，诸如二师、楼船、伏波、下濑、强弩、破羌之类。这些都是遇有战事时临时任命的行军统帅，“事讫皆罢”。除了将军统兵出征临时组成幕府外，边地郡守皆有带兵防御守战之职责，因此亦有僚佐协统戎务。

各类称号的将军都有佐统戎务的机构，被称为幕府。例如卫青、霍去病曾担任大将军、骠骑将军，其府署被称为幕府，自不待言，上文引《史记》中语，李广为前将军，其指挥机构也称为幕府。《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为后将军，中郎将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国幕府司马中乱屯兵，下吏自杀”。然而战国至西汉时期将军指挥机构的体制如何，史书上却没有完整的记载。《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前、后、左、右将军之僚属，仅云：“有长史，秩千石。”杜佑《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武官》下“大将军”条则云：“汉不见官属。”

根据零散的史料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战国至西汉，将军幕府承袭春秋体制又有所发展。战国时各国征战，秦汉之际楚汉相争及汉朝建立后对匈奴的长期用兵，将军幕中有副佐、裨将、师、校尉、候、司马、司空、军正等，是春秋时已经有的。

副佐、裨将，《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为后将军，病，朝廷诏破羌将军辛武贤至其屯所为其副。裨将当即春秋时将军副佐，《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楚军，俘楚裨将军逢侯丑等。《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笰。”赵国以赵括为将，“乃使武安侯白起为上将军，而王纆为尉裨将”。《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记载，蒙武为秦裨将。《汉书》卷三十一《项籍传》颜师古注云：“裨，助也，相副助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五年：“赵军数战不胜，止（一作亡）一裨将、四尉。”胡注：“裨将，军之副将

<sup>①</sup> 《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第780页，中华书局，1988年。



也。”<sup>①</sup>

师，《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齐国围魏救赵，“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臆）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记载田单欲反击燕军：“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南坐，师事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欲得广武君，“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此“师”乃出谋献策之职。军队中这种意义上的“师”，后来称为“军师”。《后汉书》卷四十二《隗嚣传》记载，西汉末年，隗嚣起兵，“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

候，《战国策·东周策一》记载，有东周之候，有人解作“侦候之吏”<sup>②</sup>。《战国策·赵策四》记载：赵使楼缓以中牟反，入梁。赵之候者告之赵王，而赵王弗听。《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项）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又记载秦将章邯欲降项羽：“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记载吴楚八国之乱：“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候者能面见赵王，与将、校尉、司马并称，且列名司马之前，说明地位不低。

司马，《战国策·齐策六》记载：“安平君（田单）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国，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同书本策还记载，齐王建将入朝于秦，有雍门司马上前谏止。左右司马为将军属官，亦见于随县曾侯乙墓简文。从上引文可知，项梁、吴王濞军中皆有司马。《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记载：“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胸，攻济阳。……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一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战国策·韩策二》载楚国有司马，列于柱国、令尹之后，当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而据《战国策·燕策三》，楚王使景阳为将救燕，“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则楚国又有左右司马。据《战国策·赵策一》，赵国有左司马。《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军中有左司马曹无伤。相对而言，亦当有右司马。又有假司马。《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记载：“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同书卷六十六《杨敞传》记载：“杨敞，华阴人也，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

军正，《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大将军卫青率军出定襄击匈奴，“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闾、长史安、议郎周霸等”。裴驷《史记集解》引张晏注解：“正，军正也。”《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李广利率军伐大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

① 《资治通鉴》卷五，第168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② 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卷一，第2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杰往攻破郁城”。《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武帝太初四年（前101）记载，汉军正任文将军屯玉门关，捕得匈奴俘虏，将所获军情告知贰师将军。

校尉，据上引文，项梁、李广利、吴王濞军中皆有校尉。《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记载：“大将军使长史急责令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有两次重要的军事策划。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校尉李）哆、（军正赵）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

李广利第二次进军大宛，大宛国贵人杀其王与汉约和：

贰师与（军正）赵始成、（校尉）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肉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侯汉疲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

军正、校尉皆参与将军谋议。

都尉、郡尉，又简称尉，又有持节尉。通称军尉。《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战国纵横家书》：“今梁中都尉□□大将，其有亲戚父母妻子，皆令从梁王保之东地单父，善为守备。”《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史记索隐》云：“尉，秦官。”《史记正义》云：“尉，都尉。”《华阳国志·蜀志》云：“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资治通鉴·秦纪二》记载楚人击败秦将李信，“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塞，杀七都尉。”<sup>①</sup>胡注云：“此郡都尉将兵从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监，然秦汉之制，行军亦自有都尉。”尉又通称军尉，《周策·秦策二》：“秦之右将有尉”，鲍彪注云：“军尉也。”《战国策·魏策四》：“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资治通鉴·秦纪一》庄襄王三年，作执节尉。胡注：“军尉之执节者也。周执节以使，汉执节则使且可以专杀矣。”<sup>②</sup>《汉书》卷六十

① 《资治通鉴》卷七，第229页。

② 同上卷六，第201页。



九《赵充国传》记载：“昭帝时，武都氏人反，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同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贰师将军军中有决眭都尉。

军司空，同上书同卷《杜延年传》记载：“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明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才有余，补军司空。”颜注引苏林曰：“主狱官也。如淳曰：‘律，营军司空、军中司空各二人。’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今（按：令之误）。’”

监军，《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监军”条以为起于司马穰苴请齐景公以宠臣为监军，公使庄贾为监军，汉代“汉武帝置监军使者”。

此外，史籍中还有一些不见于前代的幕职。

长史，《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史记正义》则曰：“律，都军官长史一人。”从上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可知，大将军卫青和右将军苏建幕下皆有长史。又《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贰师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军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同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记载，丙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同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以军功“拜为郎中，迁车骑将军长史”。

郎中，同上引《淮阴侯列传》记载：“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欲复与楚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

从事中郎，《汉书》卷七十《陈汤传》记载：“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幕府事一决于汤。”《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三署郎官叙”条云：“汉中郎将军分掌三署郎，有议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无员，多至千人。”中郎冠以“从事”二字，可能就是表示幕职与秩比六百石之中郎的区别。而在大将军府中，其地位颇高，以至一决府事。车骑将军府亦有从事中郎，《汉书》卷七十七《毋将隆传》记载：“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也。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内领尚书，外典兵马，踵故选置从事中郎，与参谋议。奏请隆为从事中郎。”颜师古注云：“踵犹蹶也，言承蹶故事也。”意谓当大司马带车骑将军号辅政时，例增幕职从事中郎，王音便是依此制而辟署毋将隆入幕。从事中郎没有具体执掌，“与参谋议”正是典型的幕职责任。

史，《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记载：“诏（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与

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侯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

掾，上引《汉书·匈奴传》，贰师将军李广利军中有“掾”胡亚夫。同书卷六十七《云敞传》记载：“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比之栾布，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

军监，《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外，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

武库令，《汉书》卷六十《杜钦传》记载：“钦字子夏……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求贤知自助。凤父顷侯禁与钦兄缓相善，故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武库令，职闲无事，钦所好也。钦为人深博有谋。”宋祈注云：“军武库，一本无‘军’字，诸本皆有，予谓当存‘军’字，是大将军军库也。”不管武库令具体职掌如何，王凤奏请杜钦入幕，目的是“求贤知自助”，杜钦“深博有谋”，正其人选。

军市令，《汉书·丙吉传》记载，丙吉曾任车骑将军军市令。

千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记载：“是岁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当为‘太’）保属臧鸿奏符命。”颜师古注云：“千人，官名也，属车骑将军。”

中涓、谒者，《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汉王刘邦“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同书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云：“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胸，攻济阳。”卷一〇三《万石张叔列传》记载石奋出身：“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史记正义》引颜师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洁也。”引如淳语云：“主通书谒出入命也。”

除了上述军职外，还有人以客、舍人的身份随从将军出征的。自战国至西汉，客、舍人常以私人身份从事于卿相之府，并随主人出使或征行。这些人平时便是主人的智囊顾问，在军幕不用说也是主要的策谋之士。《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臆至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及田忌为将，伐魏救赵，孙臆则为师，坐为计谋。同书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云：“沛公略地，过阳武，（张）苍以客从攻南阳。”“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同书卷九十七《酈生陆贾列传》记载：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之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同书卷一〇四《田叔列传》记载其子田仁事：“仁以壮健为卫将军（张晏曰：‘卫青也’）舍人，数从击匈奴。”《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云中郡太守魏尚“出私养线，五日一椎牛，饷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同书《淮阴侯列传》记载：“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客与舍人非职名，客即门客，指寄食于贵族豪门的人。舍人，《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云：“亲近左右之通称也。”战国及西汉





王公贵官都有舍人。这些人随主人征行，真可谓“入幕之宾”。后世称那些非朝廷任命之职官而为府主辟用的幕府僚佐为幕宾，为宾客，当与此有关。

根据上引材料，可以知道，自战国至西汉，军中有司马、司空、师、校尉、候、军正等，这种体制继承了春秋时代。而长史、郎中、从事中郎、史、掾、军监、武库令、军市令、千人、中涓等职则不见于前代。这些有的可能是先前已有的职名，而不见记载罢了；有的则可以肯定是战国以后的新职名。秦汉时期是封建官僚制度草创并日趋完善的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都出现了一些新职名，军府中之职名显然是适应当时战争形势和职官制度改革而形成的。春秋时军中有舆帅、亚旅、卜官等，战国以后则无。客与舍人随行出征则是战国以来的新风气。文献上还有“军吏”之称，应该仍然是军中职务的泛称，上述军中的那些职官通称为军吏。《战国策·燕策三》楚使景阳为将，怒左右司马安营之处不合适，令徙他处，“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上引《史记·大宛列传》，李广利与军正、校尉等谋受大宛之降，则云：“军吏皆以为然。”《汉书·杜延年传》记载，杜延年为大将军霍光军司空，后来又说“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那么军司空可以称为军吏。

我们还注意到，西汉时将军出征，除了临时署用某人入幕充职从军征行之外，将军原任官府署僚属亦常随长官出征，并参与军谋。《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宣帝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击匈奴。军中有御史属公孙益寿，曾有进谏不为田广明所采纳。军还，朝廷以田广明“知虏在前，逗留不进”，下吏，自杀。而擢公孙益寿为侍御史。此次出征，田广明是以御史大夫统军出征，公孙益寿为御史属，显然是田广明御史台旧僚。他在军中似乎也没有任何其他军职，就是以主将原任官府僚的身份随军出征的。《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记载：“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亡去，自归青，青问其罪正闾、长史安、议郎周郎等。”议郎不是军中临时任命的职务，而是朝廷中郎将下属武官名，三署郎中四等之第一等。在军中亦参与军务。

由于将军称号的等级化，各类将军幕府规模和体制是不同的。将军及其幕府又是“事讫则罢”，其临时性也会造成各个将军幕府的僚佐构成因时因人不同，因此当时各种将军幕府职称与员额皆难详考。大致说来，西汉幕府体制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类称号的将军统兵出征时的军司幕府，一是将军辅政而以将军之号所开幕府。前者为临时，后者为常设。根据《汉书》志、传的材料，大将军幕府有长史、校尉、军司马、军司空、从事中郎、军监、史、武库令等；骠骑将军幕府有校尉、鹰击司马、票姚校尉、史；车骑将军幕府有长史、从事中郎、军市令、掾、千人、营军司马等；卫将军幕府有掾。



《汉书》志、传的材料是不完整的，各类将军幕府情况是否相同或者有什么差异，史书上不见记载。大将军和车骑将军的幕府都有长史、从事中郎，骠骑将军的幕府应当也有。《汉书》卷七十七《毋将隆传》记载：车骑将军王音，“踵故选置从事中郎（师古曰：踵犹蹶也，言承蹶故事也），与参谋议，奏请隆为从事中郎”。车骑将军是承摄故事，而选置从事中郎，骠骑将军不会不承摄故事，或者和大将军府一样，选置从事中郎，只不过史书缺载罢了。当然，骠骑将军也有他特殊的地方，似乎他未治府第，真正居于幕府，但属官还应该是齐全的。另外，既然是将军，必有校尉、司马之类的属官。

各将军幕府的属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武职系统的，如校尉、司马以及军监、千人等；武库令、军市令当也属此类；此外，还有一些属于这一类的属官，如军正、军正丞（颜师古云：“南北军各有军正，正又置丞”）、校司马（《赵充国传》）、军司马（《杨敞传》）、左司马、右司马、骑司马、车司马（以上俱见《功臣表》）、军司空（《杜延年传》）、军司空令（《冯奉世传》）、军候假丞（《陈汤传》）等等。所列这些，并非每一将军皆有，而是视具体情况，旋置旋废。另一类是文职系统，诸如长史、从事中郎以及各掾、史，这些是管府内事务的，或者“一决府事”，或者“与参谋议”，其中不少是文人，如前述能够“课诸历疏密”的大将军、右将军史，还有擅长作赋的车骑将军史朱宇就是文人。<sup>①</sup>

虽然没有专门的完整的记载，但根据以上零散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时将军幕府体制及其参与军谋协统戎务的职能都已相当完备。在军幕中将军僚佐也已大体上分为文、武两系统，各有若干编制。《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记载，盖主、上官杰、上官安及桑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共同诬陷霍光。他们诬告霍光的罪过其中一条是“擅调益幕府校尉”。颜师古注云：“调，选也；莫府，大将军府也。”那就是说霍光擅自调选增加幕府中校尉的员额，这是制度不能允许的。说明将军幕府人员皆有一定编制。从上引从事中郎“与参谋议”的记载，贰师将军与校尉、军正的谋议，大将军卫青与幕下议苏建罪过，公孙益寿对田广明的劝谏诸例，说明幕府作为将军决策机构的机制也很成熟。从客、舍人和将军旧僚随军出征的情况看，那种“大则命于朝廷，次则皆自辟除”的用人制度也已经形成。而且伴随着汉代以将军开府辅政的制度，出现了幕府影响政局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西汉是中国古代幕府制度成熟的时期，它是伴随着战国以来将军统兵出征制的发展而逐步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时期更是一个关键的阶段，汉朝与匈奴的连年战争对中国幕府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后世言幕府者多以为起于西汉，如本文前引唐人李直方之说。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著录“骠骑将军朱宇赋三篇”，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骠骑将军史朱宇，志以宇在骠骑府，故总言骠骑将军。’刘奉世曰：‘其实惟脱一“史”字耳。’”